

# 汉字的特殊造字法

陈年福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总结了汉字的特殊造字方法: 即从属于象形的动态象形和间接象形造字法, 特殊的会意造字法, 从属于形声的声符形化和形符声化造字法。并认为转注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造字法, 从而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

**关键词:** 汉字特殊造字法; 象形; 会意; 形声; 转注

**中图分类号:** H122






**文献标识码:** A

汉字形体构造的方法就是汉字造字的方法(简称造字法), 即使用符号来造出汉字的形体(字符)的方法。从这一点来说, 借用一个字符来表音, 而没有造出新字的假借不属于造字法。具体来说, 汉字造字法是通过符号的制定和组合来构成汉字, 其结果是一个个的汉字字符; 汉字字符再通过表意、表音、意音三种方式来记录语词, 其结果是视觉形态的语词。就造字而言, 符号的制定和组合, 一般是依据语词的音、义来取象造形构意, 可以借用“六书”中除假借以外的前五书来归纳为五种具体的造字方法: 1、画出某个事物的图形造出字符, 就是象形造字。2、用抽象的符号或在一个象形符号上加上抽象的指示符号造出字符, 就是指事造字。3、用象形符号或字符的意象或意义组合造出字符, 就是会意造字。以上三种造字法造出的字在记录语词的方式上是一致的, 即均属表意方式。4、用一个字符来指称义类和用一个字符来指称读音组合造出字符, 就是形声造字。形声法在记录语词时即为意音方式。5、改变、减少或增加一个字符的一些笔划造出新的字符, 就是转注造字。转注法造出的字在记录语词的方式上有三种可能: 表意方式、意音方式和表音方式。

因此汉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类: 从记录语词的方式的角度, 可分为表意字、意音字和表音字三种; 从造字法的角度, 可分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和转注字五种。这五种造字法的前四种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 但其界限则有模糊之处。转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 在这里我们是作为造字法来使用的。

本文讨论汉字造字法, 对于学界达成共识的问题不再详论, 主要讨论可以归属于以上五种造字法的一些特殊造字方法, 如“大”字, 或归于象形, 或归于指事, 或归于会意, 这就可以做为一种特殊造字法来讨论。转注造字法分歧较大, 因此也予以着重讨论。

## 一、特殊的象形造字法

象形造字法或画出事物的整体形象, 如  (人) 象人体的侧立形(所出古文字, 未注明的皆为甲骨文。下同),  (大) 象正面站立的人形。用这种方法造出的象形字符, 可以认为是直接源于图画。或画出事物的局部形象, 如  (羊) 象羊头部形,  (竹) 象竹叶形。这是以局部形象代替整体形象, 有点象从图画到图案的变形, 这类象形字符很少。或为表示局部连带画出整体, 如  (尾) 为表示尾巴连带画出人体。这是为了取象于局部而采用了画出整体的方法。因为这些局部的形象脱离了整体形象后难以画出来, 或画出来容易与其他东西相混。如上举“尾”字, 单独的一根尾巴不是不好画, 但即使画出来也容易与其他事物相混。人没有尾巴却在人体后画尾巴, 可能是因

为动物本身有尾巴，画出任何带尾巴的动物均易看成是那个动物本身，人没有尾巴而特意画一尾巴反而使人一看就是表示尾巴。这应是先民们在造“尾”字时的心理。以下两种方法是特殊的象形造字法：


1、画出动作的动态形象。如：𠂔（𠂔），是“伏”的初文，象人俯下身体。𠂔（𠂔），是“踞”的初文，象人踞踞。𠂔（𠂔）字象人跑时两臂甩开状，是“走”的初文，象人奔跑。这一造字方法，由于认为象形字是记录名词，故一般归入指事或另称为象事或象意。其实，画出事物的动态形象与画出事物的形体形象本无二致，只要是单独的一个整体形象图形，都看成象形并无不妥。




2、画出某种残缺的事物形象。如：“片”小篆从半木，《说文》：“片，判木也。从半木。”木片为剖析树木而成，故以半木形表示“片”义，其析形可改为“象半木”。“了、孑、孓”，《说文》：“了，迌也。从孑无臂，象形。”又：“孑，无右臂也。从了、丿，象形。”又：“孓，无左臂也。从了、乚，象形。”按，许氏对三字的析形实宜改为“象子无臂”、“象子无右臂”和“象子无左臂”。三字为什么取“子”的残缺形象表示“了结、孤单”义，可能是象人形的“人”和“大”字不好取其残缺形，因为“人”本象侧面形，只有一臂，而“大”断其两臂则又混同于“人”字了。以上字多归于“变体字”，其实，既然是象某种事物，即使是残缺的事物形象，也应归入象形。

从象形字符与记录的语词意义的关系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象形字的象形字符（形）与象形字所记录语词的意义（义）是直接对应的，但也有少数不是直接对应而是通过一定的构意来间接对应，如“大”字，其象形字符是正面站立的大人形，但记录的语词意义却不是大人的意思，而是大小的“大”，也就是说古人在造字时是通过选取正面站立的大人形这个构意来表示“大”的意义。这类字，王筠的《说文释例》看成“指事字”，唐兰（1949：77）看成“象意字”，裘锡圭（1988：122）看成“象物字式的象事字”，王凤阳（1989：367）看成“属性象意字”，詹鄞鑫（1991：176）看成“象事字”，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这类字，应该根据字符本身的属性来归类，它是由象形字符构成的，就应看成象形字。还有上文所举“走”字初文类象动态形的字，许多人不看成是象形字，也是着眼于字所表示的意义，而不是着眼于字符本身的原因。据此，可以把象形字分成以下三类：直接象形字，指象形字符的图形所象直接对应于所记录语词的意义象形字。这类象形字最多，例不举。间接象形字，指象形字符以其图形特征通过联想和象征间接联系于所记录的语词意义的象形字。<sup>1</sup>除上举“大”字外，再如：𡗗、𡗘（𡗗，灾字初文）：象洪水形 → 灾难。𡗙（高）：象高台上的建筑 → 表示高大。𡗚（小）：象沙粒 → 表示大小之小。另外上文以“画出某种残缺的事物形象”所造之字“片”、“了”、“孑”、“孓”等，也属间接象形字。动态象形字，指以象形字符的动作或姿态图形来表示语词的动作意义的象形字。除前举“𠂔、𠂔、走”外，再如𠂔（𠂔，侧之初文）：象人侧头 → 表示偏侧。𠂔（交）：象人交腿 → 表示相交。这类象形字，兼有直接象形和间接象形的特点，故另列为一类。

## 二、特殊的会意造字法

会意造字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符来构成新的字符，通过图形或意象的组合表示字义，可称为“以形会意”。如：𡗗（𡗗，挺字初文），从人从土，以人立土上会挺立意。𡗘（𡗘，疾字初文），从人出汗从𡗙（床），以人躺床上出汗会疾病意。𡗙（立），从大从一，以正面的人形站立地上站立意。用这种方法造出的会意字符实际上也来源于图画。与象形造字法相比，象形字符是一种事物的简单图绘，而会意字符是两种以上事物的复杂图绘。另一种是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符来构成会意字符，通过字义的组合来表示字义，可称为“以义会意”。如“雀”本义为小鸟，字以“小佳（鸟）”会意。这种以义符来会意的字在古文字中极为少见。就目前所见，甲骨文中除上举“雀”字外，还有“此”字。“此”从匕（假作“比”）从止（趾），“比趾”即并脚，意为并住脚不走了就在此，故有“此”义。金文中，《中山王鼎》：“而皇（况）才（在）于𡗚君虐（乎）？”“𡗚”字在此应是“少”的异体，也是一个以义会意之字。汉字楷化以后，这种以义会意的字就出现得多了。比较特殊的以形会意和以义会意有以下三种：


1、字形组合为象形字式的以形会意。“者”字甲骨文初形作，整体浑然是一个象形字，但实际上应分析为从毛从木省，本是“楮”字初文。为什么“木”上安“毛”能表示“楮”呢？原来楮木叶、茎上有毛，故以象人之毛发之形的“毛”放于木上以状其形，其造字正是古人“近取诸身，以类万物”的生动写照。








2、与象形字有一种“画出某种残缺的事物形象”来造形构意的方法相似，也有一种以完整的形符和残缺的形符来构成会意字符的方法。如（逃）：从止从半，表示另一半被挣脱了，故可会“逃跑”之意。

3、把义符当作形符来用的以义会意。如“尖”，字以上小下大会“尖锐”义。“𡗗”，《广韵·琰韵》：“𡗗，上大下小。”这种以义会意的方法与“不正为歪”的以义会意是不同的，实际上是把义符当成了形符。

### 三、特殊的形声造字法

形声造字法主要有在原字的基础上加注声符、加注形符和形符、声符直接合成等三种方法。比较特殊的形声造字法有以下两种：

1、声符形化。关于甲骨文“声符形化”的造字规律，笔者曾作过一些探讨（陈年福，2001；2002），这里仅举一例以作说明。这种造字法把声符当作形符来用，如甲骨文“藪”写作，所从的部件“中”与“束”连在一起示意被吃的东西，而“欠”则象张大口的人，整个字的造形是为了示意一个人张大嘴在吃东西状。“藪”之构意表示的字形义应是其本义菜蔬。<sup>2</sup>

2、形符声化。如：家：→。“家”本从宀从豕会意，形符“豕”改为声符（豕字初文）成为形声字。《说文》：“家，居也。从宀豕省声。”当有可靠依据，从小篆来说本不误。王筠、段玉裁以为非是，是未能见到更古的甲骨文。支：→。“支”字本从丨从又会意，形符“丨”改为声符“卜”而成为形声字。𠂔：→。“𠂔”字本从𠂔从佳会意，形符“佳”改为声符“隻（獲）”而成为形声字。

### 四、转注造字法

《说文·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但究竟什么是“转注”，却未有定说。笔者认为，孙常叙（1959）提出的转注说最切中肯綮，他认为：“古代汉语分化造词的书写形式一般不出象物、象事、象意、形声四种方法的。但是，有些分化造词是在被分化词的原书形式上，改变或增添部分笔划以造成相应的新词的书写形式的。这种写词方法叫做‘转注’写词法。这种写词法，由于它使用了人们已经熟悉的词的书写形式，便于联想到和原词有关而又有不同的分化词，所谓‘建类一首，文意相受’也是很富有群众基础的。”孙氏对“转注”造字法的定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由于他没有举更多的字例来证明，文章发表的时间又较早，为一般人所不知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未为大家所引用。另外，王世征、宋金兰（1997：48）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转注是专门为同族词造字的一种特殊方法。转注字是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稍加改异之后创造出来的。转注字与它所由脱胎的母字在字形上相似，在字音上相近，在字义上相关，以至于一开始转注字和母字常常混用无别。”如他们所举的字例为：考—老、少—小、丑—爪、母—女、命—令（前一字为来源于后一字的转注字）。这一看法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此外聂鸿音（1998：109-110）也认为以“形转”说为基础来解释转注要好一些，并证以水书等少数民族文字，认为其中有部分改造汉字字形而构成字符的方法就是转注造字法，并指出有“变笔”、“增笔”、“减笔”、“反转”和“倒转”等五种具体的转注造字法。<sup>3</sup>这一看法大概也是正确的。

简单地讲，“转注”是一种利用原有之字来构造新字（转，建类一首），且新字与原有之字之间有形、音、义等联系（注，同意相受）的造字法，是独立于“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书之外

的一种新的造字法。不讲“转注”，有些汉字的构造是讲不清楚的，不过，许慎的例字“考”、“老”却不够典型，且容易引起误解。下面先分析《说文》中“转注”造字的实例，再说明笔者对许氏举例的看法。例如：

原 字 卅 (卅)：三十并也。古文省。(三上·卅部)

转注字 世 (世)：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同上)


许氏此乃据小篆字形说解。“世”字“从卅而曳长之”，段注谓：“‘曳长之’谓末笔也。”甚是。也就是说，“世”字的构形是将“卅”字的前一竖笔（在“世”字为末笔）拉长而构成的。但段注“亦取其声也”（段注本无“也”字，非）又谓：“末笔曳长，即为十二篇之‘丿’，从反‘丿’，亦是拙引之义。‘世’合‘卅’、‘丿’会意，亦取‘丿’声为声，读如‘曳’也。许书取其声者二：‘秃’取‘栗’声、‘世’取‘曳’声也。‘曳’从‘丿’声，‘丿’、‘丿’一也。”按，段氏此说非是。许氏原意是说“世”字从“卅”而曳长之，并取“卅”以为声，“曳长之”乃对“世”字末笔的描述之辞。《说文》：“秃，无发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声。”（注意许氏说解之辞无“亦”字）段注以为：“按‘栗’当作‘秀’，以避讳改之也。……‘秀’与‘秃’古音皆在三部，故云‘秃’取‘秀’之声为声也。”此说或是。然许氏二说体例明显有别，似不得谓“世”是取“曳”以为声。

要之，从许慎对小篆字形的解说来说，“世”为“转注”造字，在形、音、义三个方面有下列联系：

建类一首（转） 形：从“卅”而曳长之。

同意相受（注） 音：从“卅”以为声。 义：三十年为一世。

另外，“世”字如果单独拿出来分析，是不能归入其他四书的。从这一点来说，“转注”是造字法，也是十分明显的。<sup>4</sup>



许慎“转注”所举例字“考”、“老”因字形讹变，说解易生歧义，故后人不明其所以然。其实理清其形体关系之后，可明显看出“考”也是一个“转注”字。《说文》：“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又：“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按，“考”、“老”古本同字，甲骨文作，象老人长发扶杖形。至金文时，其杖形已讹为“匕”，为“老”字所从，又改杖形为声符“丂”，为“考”字所从（甲、金文或又假借“丂”为“考”，可证），遂分化为二字。《说文》是据小篆析形，说“老”为会意，非是；说“考”为形声，从静止地分析字形结构来说，是对的，但从字的构造过程来说，则非是。“考”来源于“老”，是将本为杖形的笔划改成了与之相似的声符“丂”，故为“转注”造字，可说明如下：

建类一首（转） 形：从“老”变形。

同意相受（注） 音：从“丂”以为声。 义：老，考也；考，老也。


具体说来，转注造字法是指在表意、表音和意音字符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减少或改换某些笔划来造出新的字符的方法。用转注造字法造出来的字叫转注字。转注造字有下列一些方法：

#### 1、改变表意字符而形成的转注字符。

（1）在表意字符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笔划。如：（月）→（夕）。“月”、“夕”二字，甲骨文早期如此作，晚期则相反。“月”象半月形，有形可象。“夕”无形可象，月在夕见，故可以月示夕。可推想，“夕”词本借“月”字记录，本为同字，后为求别，在“月”字中加一短竖画即为“夕”字。“夕”为转注字。后来二字又反过来用，变成“夕”象月形，“月”字为月形中多一画，这也说明了二字初本同字应是事实。二字义有某种相关联系，但不得说是由“月”义引申出“夕”

义。于省吾以为“夕”以“月”为声，古音“月”隶月部疑纽，“夕”隶铎部邪纽，似相隔较远，尚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再如“大一太、氏一氏”与“月一夕”相类。

(2) 在表意字符的基础上减省一些笔划。如：有→冇。“冇”为“无”的方言字，“无”为“有”之反，故把“有”字减去二横画以示无。“冇”为转注字。



(3) 改变表意字符的一些笔划或方向。如：申→电。“申”甲骨文作，象闪电，本是“電”的初文。“申”被借作干支字用后，加形符“雨”成为“電”字专表本义，但金文及战国文字（包括《说文》古文）“電”字尚从雨从申，小篆已将“電”下部所从的“申”稍为变化（但《说文》尚为“从雨从申”，不误），楷化后成为“电”形，为简化字所取用。“电”为转注字。

以上改变表意字符而形成的转注字，与原表意字符之间，有的有形、音、义三者的联系，如：“世”、“考”、“太”和“氏”。有的只有形、义的联系，如“冇”。有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有音的联系，如“夕”。

## 2、改变表音字符而形成的转注字符。

(1) 增加笔划。如：从→丛。“丛”为“叢”的简化字。据张书岩等（1997：101），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曾经以“从”代“丛”，后来在表音的假借字“从”下添加一横即为“丛”字，从而将二字区别开来。“丛”为转注字。义→义。“义”为“義”的简化字。“义”可能是“刈”的初文，古音“鱼刈切”，与“義”相同。据张涌泉（1995：85），在宋元时借“义”为“義”，后世在“义”上加一点造出“义”字，专用作“義”的简体。“义”为转注字。

(2) 减少笔划。如：兵→乒、乓。把“兵”字减少笔划而形成“乒”、“乓”。二字可视为转注字。

(3) 改变笔划。如：母→毋。古文字本借“母”表示否定词“毋”。到战国时始将“母”字的两点连成一画，分化出“毋”字专表这个词。“毋”可视为转注字。巳→𠂔、已。《说文》：“𠂔，用也。从反巳。”甲骨文“巳”作，“𠂔”作，“从反巳”当改为“从倒巳”。古书“已然”的“已”本借“巳”为之（有时借“𠂔”为之）。后来在“巳”字左上角留缺口，分化出专用的“已”字。“𠂔”、“已”均当看成源于“巳”的转注字。

以上改变表音字符而形成的转注字，与原表音字符之间，只有形、音的联系。

## 3、改变意音字符而形成的转注字符。

改变意音字符而形成的转注字，在意音字符上增加笔划的字例尚未发现。只举以下两类。

(1) 减少笔划。如：茶→荼。裘锡圭（1988：226）认为茶叶的“茶”本用“荼”字表示。如《尔雅·释木》：“檟，苦荼。”檟就是茶树。茶本是苦菜之名，茶叶也味苦，“茶”大概就是从“荼”派生的一个词。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于頔茶山诗述”条引瞿镜涛云：“袁高、于頔两题名，茶字凡五见，皆作荼。唐人精于六书，不肯轻作俗字如此。”“荼”字是“茶”字减去一笔而成的分化字，大概在唐代才出现。

(2) 改变笔划。如：句→勾。《说文》：“句，曲也。从口，丂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字从丂口声。古文字“句”本作“句”，如金文器名之“句”（即钩）、“句鑊”，人名之“句践”，语句之“句”皆作“句”。后来“句”为语句之义所专用，遂改“口”为“厶”分化出“勾”字。辨→辦（办）。裘锡圭（1988：226）认为，《说文》：“辨，判也。从刀，辵声。”“辨”字“刀”旁如字作，是隶、楷偏旁变形的现象。辨别的“辨”引申而为办理的“办”，这一意义本来就用“辨”字表示，如《史记·项羽本纪》：“项梁常为主辨。”后来把它的“刀”旁改为“力”旁，分化出了

专用的“辦”字。“力”跟“辦”在意义上多少有些联系，但是当初所以改“刀”为“力”显然跟“刀”、“力”形近这一点有关。依裘先生所说，“辦”字应归入笔者认为的转注字。若单从结果来分析，很容易划入形声字。

以上由意音字符而形成转注字，与原意音字符之间，有的有形、音、义的联系，如“茶”、“勾”，有的只有形、音的联系，如“辦”。



转注字与原字之间的意义联系主要有下列一些：表示本义，如氐、电、勾、世；表示引申义，如少、太、考；表示相关义，如夕、茶；表示相反义，如冇；表示假借义，如丛、义、乒、兵、毋、吕、己、辦。

---

1 按，“间接象形字”的提出受了喻遂生师的启发，他在文字学课上（1993）曾以“转义象形字”称本文所说的这类间接象形字。

2 按，“𦵏”在卜辞用为“嗽”。从字形来说，“𦵏”是一个从艸𦵏声的形声字，而其声符“𦵏”也是一个形声字。《说文》：“𦵏，吮也。从欠束声。”甲骨文中虽未见“𦵏”字，但按理说其时应该有此字（即上举甲骨文“𦵏”去除所从“中”后之字），则此字构意正象吮吸之形，而其所吮之物实际上是声符“束”，其声符形化之意也更为显豁。有意思的是，“𦵏”在古文献中还用为“嗽”，但卜辞却用“𦵏”为“嗽”，似应属于通假。

3 聂先生的这一观点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唐均先生告知。笔者表示感谢。

4 从古文字来看，许氏对“世”的字形分析，今人多认为有问题。金文“世”多作（矢令彝），说者或分析为从卅止声（卅、止合形），或以为“桀”省去下部而来。今按，前说为优。后说无法解释“桀”所从的本象枝上叶形的“世”为何要作“止”形。因而最可能的情况是，金文“桀”为从木世声的形声字，如王孙钟作，其结构为合体极显明。

## 参考文献

- [1] 唐 兰 1949 《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
- [2] 裘锡圭 1988 《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 [3] 王凤阳 1989 《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
- [4] 詹鄞鑫 1991 《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
- [5] 孙常叙 1959 《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与建立》，《吉林师大学报》第4期。
- [6] 王世征、宋金兰 1997 《古文字学指要》，中国旅游出版社。
- [7] 张书岩等 1997 《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
- [8] 张涌泉 1995 《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
- [9] 聂鸿音 1998 《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
- [10] 陈年福 2001 《甲骨文声符形化字综论》，《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巴蜀书社。
- 2002 《释“以”——兼说“似”字与甲骨文声符形化造字》，《古汉语研究》第4期。

---

## The Special Method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Creation

CHEN Nian-fu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pecial methods to creat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namely Dynamic Pictograph(Dongtai Xiangxing) and Indirect Pictograph(Jianjie Xiangxing) which are subordinate to Pictograph(Xiangxing); special Huiyi, and Shengfu Xing hua and Xingfu Sheng Hua which are subordinate to the Phonogram(Xingsheng).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the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e Zhuanzhu.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creation; pictograph; phonogram ; zhuanzhu

**收稿日期:** 2005-03-02

**作者简介:** 陈年福 (1962- ), 江西于都人, 古文字学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古文字学、汉语史研究。